

丛书主编 陈 刚 杨 洋

中学生《**新**读写》丛书 (第二辑)

名家推荐

100篇

陆惠芳 编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

总 序

7月4日，一天里连续接了好几个电话，都是询问：《新读写》第一辑丛书哪里能买到。有两位心急的读者，还追问：第二辑丛书什么时候出版，希望早早能读到。

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读者们充满期待的热切目光。

近来编辑部的工作异常繁忙，一方面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联手组织“传统文化和语文学习”的科研活动，一方面又在积极准备《新读写》10月号“纪念鲁迅专辑”的稿件。本来打算，第二辑丛书的编辑工作挪到金秋10月里进行。

读者的鼓励和催促，改变了我们原先的安排。在编辑部赴长沙考察以推出“超女”而闻名的湖南卫视回来的第二天，丛书的编辑工作就提前启动了。

这几天，正值上海的高温时节。然而，编辑部同仁的工作热情似乎更高。经过十来天的挥汗奋战，《名家推荐100篇》、《精粹短文100篇》、《高手作文100篇》、《学生美文100篇》这四部书稿全部杀青，及时地送到出版社。这样，在2006新学年开学之前，第二辑丛书都能乐颠颠地登上书架。

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曾指出：“要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，靠薄薄的课本解决不了问题”，“要大量阅读，有精读、有略读，一学期读它80万到100万字不为多。”此次，我们推出的第二辑丛书四本，约80万字，够同学们赏读一学期了。



阅读是一种幸福。

在新学年里,我们愿和同学们一起享受阅读的幸福,与第一流的作者倾心对话,敞怀交流,从优秀的文章里汲取智慧、力量和乐趣。

陈 刚

2006年7月31日



目 录

Contents

·名家推荐 100 篇·

钱梦龙推荐

读 山 / 贾平凹	3
读书诸相 / 许国璋	6
读 树 / 李国文	9
高尚的精神享受 / 钱梦龙	11

季振邦推荐

雨中曲 / 高洪波	15
弄堂与人生 / 沈善增	18
到石码去 / 舒 婷	20
生活·感悟·诗意 / 季振邦	23

潘向黎推荐

与周瑜相遇 / 迟子建	27
大雪飘,饺子包 / 周 涛	30
绿釉百合 / 鲍尔吉·原野	32
孩子气和伤怀之美 / 潘向黎	34

陈 刚推荐

罗丹之约 / 铁 凝	39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

与凡·高对话 / 王安诺	42
徜徉在美的海洋里 / 峻 青	46
一切艺术的最高目标是美 / 陈 刚	49

沈嘉禄推荐

我的家乡 / 汪曾祺	53
吃家乡饭 / 张中行	55
贫穷而且精彩 / 吴 晔	58
感激生活 / 沈嘉禄	61

毛荣富推荐

课植园记 / 王琪森	65
我与古镇有个约会 / 王朝晖	67
弄之韵 / 金宇澄	69
情到深处景自美 / 毛荣富	71

钱汉东推荐

都江堰 / 余秋雨	75
雨中看乌镇 / 赵鑫珊	80
随便找个自己的座位 / 刘湛秋	83
在比较中亮出观点 / 钱汉东	86

吴春荣推荐

悲喜三峡 / 张 勇	91
小鸟,你好! / 陆星儿	94
雪山的长夜 / 迟子建	97
写作三题 / 吴春荣	101



曾元沧推荐

路 亭 / 柯 灵	107
雅致的结构 / 王安忆	110
耳朵和鞋 / 蒋子龙	113
组合·解剖·联系 / 曾元沧	115

殷健灵推荐

歌 声 / [智利]米斯特拉尔	121
音乐会上 / 赵丽宏	122
歌 声 / 老 舍	124
在无形中捕捉有形 / 殷健灵	126

王琪森推荐

众山之山 / 车前子	131
白 发 / 冯骥才	135
八闽归人 / 余光中	137
情以物迁 辞以情发 / 王琪森	140

邱剑云推荐

多才皇帝的错位 / 李恩柱	145
宿命的悲哀 / 王 蒙	147
柳永的“粉丝” / 陈鲁民	149
说古道今 知人论世 / 邱剑云	151

张新颖推荐

暗 途 / 许地山	157
历史是一条河 / 沈从文	159
山村的墓碣 / 冯 至	161



暗途·河流·墓碣 / 张新颖	164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陆继椿推荐

书画情结 / 鲁 光	169
钟情瓷藏 / 钱汉东	171
宋钱趣谈 / 高洪波	173
收藏雅玩情自深 / 陆继椿	175

林 影推荐

提醒幸福 / 毕淑敏	179
寻找尘封的轨迹 / 邓加荣	183
春天的梦 / 苏叔阳	186
走进心灵的艺术 / 林 影	189

杨 洋推荐

天下第一好事,还是读书 / 季羨林	193
读书苦乐 / 杨 绛	195
读书的癖好 / 周国平	197
读书交响曲 / 杨 洋	199

赵长天推荐

乡梦不曾休 / 黄永玉	203
弯人自述 / 陈 村	205
鸡 缸 / 孙 犁	208
值得回味的好文章 / 赵长天	211

王 勉推荐

狗牵人 / 彭瑞高	215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人 情 / 顾行伟	218
浮想缭绕虎头鞋 / 曾元沧	220
细节的魅力 / 王 勉	223

陆惠芳推荐

鱼来雁往情长在 / [新加坡] 尤 今	227
三件不能让母亲知道的往事 / 阿 健	231
美生灵 / 张 炜	233
摹其形 传其神 / 陆惠芳	236

房延军推荐

写在伯乐还乡之后 / 邓伟志	241
高考经历 / 王小波	242
寿陵少年爬回去以后 / 伊 人	245
文章是一种表达 / 房延军	248

刘保法推荐

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 / 迟子建	253
癩 蝉 / 凡 夫	256
大猎狗也望而却步 / [俄] 屠格涅夫	258
以小见大动人心 / 刘保法	259

彭世强推荐

燕堂茶话 / 文怀沙	263
听听那冷雨 / 余光中	264
两个老先生和两个禅师 / 胡晓明	267
品茶·听曲·对话 / 彭世强	269

李 强推荐

致读者 / 周汝昌	273
《莎剧的古典魅影》导言 / 牟正秋	276
心中的太平湖 / 金宏达	278
把握铮亮的钥匙 / 李 强	280

艾 海推荐

草堂随想 / 竹 子	285
岁尾随想 / 陈 刚	287
肖邦随想 / 肖复兴	289
联想,打开一片天 / 艾 海	291

邱剑云推荐

长篇不是小说的宝顶 / 李美皆	295
涨价的文化属性问题 / 沈善增	297
半截真言 / 胡展奋	300
学会争鸣 / 邱剑云	302

QIAN MENG LONG TUI JIAN

钱梦龙推荐

如果说，“读”是对“读物”的一种内心的求索和感悟，那么，一切有形无形之“物”皆可以读：不但书可以读，生活可以读，人生可以读，社会可以读，大自然的一切无往而不可读。

读山(贾平凹)

读树(李国文)

读书诸相(许国璋)

高尚的精神享受(钱梦龙)



读山

DU SHAN

 贾平凹

在城里呆得久，身子疲倦，心也疲倦了。回一次老家，什么也不去做，什么也不去想，懒懒散散地乐得清静几天。家里人都忙着他们的营生，我便往河上钓几尾鱼了，往田畦里拔几棵菜了，然后空着无事，就坐在窗前看起山来。

山于我是有缘的。但我十分遗憾，从小长在山里，竟为什么没对山有过多少留意？如今半辈子行将而去了，才突然觉得山是这般活泼泼的新鲜。每天都看着，每天都会看出点内容；久而久之，好像面对着一本书，读得十分地有滋有味了。

其实这山来得平常，出门百步，便可踮着那道崖缝夹出的细水，直嗓子喊出一声，又可叩得石壁上一片嗡嗡回音。太黑乱，太粗笨了，浑浑沌沌的，无非是崛起的一堆石头；石上有土，土上长树。树一岁一枯荣，它却不显出再高，也不觉得缩小；早晚一推窗子，黑兀兀地就在面前，午后四点，它便将日光逼走，阴影铺了整个村子。但我却不觉得压抑，我说它是憨小子，憨得可恼，更憨得可爱。这么再看看，果然就看出了动人处，那阳面，阴面，一沟，一梁，缓缓陡陡，起起伏伏，似乎是一条偌大的虫，蠕蠕地从远方运动而来了，蓦然就在那里停下，骤然一个节奏的凝固。这个发现，使我大惊，才明白：浑浑沌沌，原来是在表现着大智；强劲的骚动正寓于悄悄的静寂里啊！

于是，我常常捉摸着这种内在的力，寻找着其中贯通流动的气势。但我失望了，终未看出什么规律。一个山峁，一个山峁，见得十分平凡，但怎么就足以动目，抑且历久？一个崖头，一个崖头，连



连绵绵地起伏，却分明有种精神在团聚着？我这么想了：一切东西都有规律，山则没有；无为而为，难道无规律正是规律吗？

最是那方方圆圆的石头生得一任儿自在，满山遍坡的，或者立着，或者倚着，仄、斜、蹲、卧，各有各的形象，纯以天行，极拙极拙了。拙到极处，却便又雅到了极处。我总是在黎明，在黄昏，在日下，在雨中，以我的情绪去静观，它们就有了别样的形象，愈看愈像，如此却好。如在屋中听院里拉大锯，那音响假设“嘶，嘶，嘶”，便是“嘶”声，假设“沙，沙，沙”，便是“沙”声。真是不可思议。

有趣的是山上的路那么乱！而且没有一条直着，能从山下走到山顶，能从山顶走到山底，常常就莫名其妙地岔开，或者干脆断去了。山上啃草的羊羔总是迷了方向，在石里，树里，时隐时现。我终未解，那短短的弯路，看得见它的两头，为什么总感觉不到尽头呢？如果将那弯线儿拉直，或许长了，那一定却是感觉短了呢，因为城里的大街，就给人这种效果。

我早早晚晚是要看一阵山上的云雾的：陡然间，那雾就起身了，一团一团，先是那么翻滚，似乎是在滚着雪球。滚着滚着，满世界都白茫茫一片了，偶尔就露出山顶，林木濛濛地细腻了，温柔了，脉脉地有着情味。接着山根也出来了。但山腰，还是白的，白得空空的。正感叹着，一眨眼，云雾却倏忽散去，从此不知消失在哪里了。

如果是早晨，起来看天的四脚高悬，便等着看太阳出来，山顶就腐蚀了一层红色，折射过山梁，光就有了棱角，谷沟里的石石木木，全然淡化去了，隐隐透出轮廓，倏忽又不复存在，如梦幻一般。完全的光明和完全的黑暗竟是一样看不清任何东西，使我久久陷入迷惘，至今大惑不解。

看得清的，要算是下雨天了。自然那雨来得不要太猛，雨扯细线，就如从丝帘里看过去，山就显得妩妩媚媚。渐渐黑黝起来，黑是泼墨地黑，白却白得光亮，那石的阳处，云的深处，天的阔处，树头的虚灵处……一时觉得山是个莹透物了，似乎可以看穿山的那



边，有蓄着水的花冠在摇曳，有一只兔子水淋淋地喘着气……很快雨要停了，天朗朗开来，山就像一个点着的灯笼，凸凸凹凹，深深浅浅，就看得清楚：远处是铁青的，中间是黑灰的，近处是碧绿的，看得见的那石头上，一身的苔衣，茸茸的发软发腻，小草在铮铮挺着，每一片叶子，像长着一颗眼珠，亮亮地闪光。这时候，漫天的鸟如撕碎的纸片般自由，一朵淡淡的云飘在山尖上空，数它安详。

我总恨没有一架飞机，能使我从高空看下去山是什么样子，曾站在房檐看院中的一个土堆，上面甲虫在爬，很觉有趣，但想从天上看下面的山，一定更有好多妙事了。但我却确实在满月的夜里，趴在地上，仰脸儿上瞧过几次山。那时月亮还没有出来，天是一个昏昏的空白，山便觉得富富态态；候月光上来了，但却十分地小，山便又觉得瘦骨嶙峋了。

到底我不能囫囵道出个山来，只觉得它是个谜，几分说得，几分意会了则不可说，几分压根儿就说不出。天地自然之中，一定是有无穷的神秘，山的存在，就是给人类的一个窥视吗？我趴在窗口，虽然看不出个彻底，但却入味，往往就会不知不觉从家里出来，走到山中去了。我走月也在走，我停月也停。我坐在一堆乱石之中，聚神凝想，夜露就潮起来了，山风森森，竟几次不知了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，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？



读书诸相

DU SHU ZHU XIANG

● 许国璋

《读书诸相》1971年初版于美国，1982年列入企鹅丛书，匈牙利人 Andre' Kert'esz 所摄。Andre' Kert'esz 1894年生，16岁学照相（一说18岁），没有拜名师，也不了解什么是欧洲的摄影传统，只凭自己智慧，拍下天生情趣。

《读书诸相》，英文原名 On Reading，全书照片约60幅。书名原义似可译“关于读书的照相”，嫌“关于”太泛，遂译“诸相”。诸相之中，有犹太老人，有医院病妇，有主教，有大学生，有巨富，有顽童，有儿童演员；其景：屋顶，阳台，草地，树根，破垣，书摊，菜市，藏经密室，万册书楼；其态：正坐、侧坐、躺卧而读，走着读，从废纸中捡读，浴于日光中读，都有。因此，“诸相”虽不像 On 之虚指，但与书的实意相合，也许是可以允许的。

书中屋顶读书的照片最多，多摄于纽约格陵屋奇村（Greenwich village）。格村在1970年之前，曾经是穷书生和不交运而自甘寂寞的艺术家乐居之地，街窄，楼小，室内光线不利读书，住客只好登屋顶找得一角，在阳光下背阳而读（向阳则戴墨镜）。屋顶诸幅，主角都是青年女性。一倚墙，一坐钢管椅，有小凳，上置画板，双脚斜架，局促中自有闲适；一仅见头部一侧，卷发，裸肩，即上述浴于日光中读书之一帧；又一铺薄毯于不到两平方米之地，半躺而读，她的处境颇具特点——一尺之外有通风铁管，管口弯道近她的左侧，五尺之外有天窗两扇，稍远有砖砌烟囱二，铁烟筒五，这些各据一方的实体，下面想来都是人家。此相最前景有一高出屋面约两米的小室，窗前搭一小阳台，种着花草藤萝，是铁、砖、水泥的平



面上唯一的色彩。格村的房租,大概这些知识分子还付得起,拥挤、简陋、昏暗也是当然。为了享受一点阳光,可谓各有妙法。K也许是他们的一员,不然何以能攀登屋顶,拍到人家未必愿拍的?

此外,我最欣赏的还有五幅。

① 1915 年摄于匈牙利某小镇。三顽童共读一本硬面但已破旧的八大开,天气像是似暖还冷的早春。左童新帽,外衣厚实,脚上靴子也不旧。右童帽裤破烂,光脚。中童帽尚好,但右裤腿膝盖全露,双脚踩地,脚趾分得很开,三童之中,他是主读。他的脚如此使劲,是由于入神,还是两侧挤近而用力保持他主读的地位,还是因为地气寒,紧其筋骨以为抵御?K 摄此景时,欧战已是一年,他是年 21 岁。应召入伍之兵,何以有此闲功夫,找到这个顽童共读的镜头?又何以恰好有三个孩子,当父兄远征而在破墙之下看起来书来?不过,可能正是因此才能这样自由自在。

② 在剧院后台,三个小姑娘,两个头饰花环,一个天使装扮,在对脚本,默诵,静静地念,记,沉浸在角色中。

③ 威尼斯的贡渡来(Gondola)靠着小巷的岸边,渡手躲在拱洞的方柱影下在读什么。他的贡渡来漆得锃亮,船头的龙尖装饰匀称有致,比起邻近的一条漂亮多了。这,加上他的神态,看得出他是个有心的青年。他在认真地读——不,说不定在做什么演算。

④ 一个头发花白六十来岁的老头子,在旧书摊随手翻阅。老板在纸板上写着:“五千册书,对折出售。”又一写:“每本二角五分,一元 5 本。”老人戴眼镜,视力仍嫌不足,一手持放大镜,一手捧书,阳光正好,镜距合度,他看得出神,捧书的手夹着的纸袋快要落下来了。书面向阴,细察,书名是《同志之谊》(Comradeship)。老人显然已翻过了四五本,都撂下了,独对此册注目,这是他的选择?还是我的臆测?

⑤ 那是在马尼拉,第三世界之一角,人会以为未必是读书镜头的富矿。菜场的早市。挤满早已失掉线条的主妇们。塑料袋已经或等着装满。满地碎纸残片。一位女工在搞清洁。废纸箱前蹲



着一个女孩子，超不过十一二岁，在低头细读一张不成形的纸片。勤劳的卫生家喊她不走，怒容已显，几乎要扫把加身了。带长辫子的傻孩子头也不摇。脏乱散杂之中有文字，有魔力，叫她不听，不让，不释手！可爱的孩子，可爱的 K！这幅照仅占半页，半页空着，K 对它显然特别喜爱。

有一篇古文叫《画记》，用这位作者的笔法，以一二句话再把其他诸相勾画出来供读者鉴赏，诸如：不写书不得生存之青年双目注书，两老相遇慢慢谈书，家有万册的收藏家登梯取书，久卧病床的老妇危坐持书，密室读经的僧侣直立观书，但是不说这些了。只有一幅：很高很亮的窗，薄薄的纱帘，一张打桥牌的小桌，桌面花影树影，窗外薄荫，和风，杏花，菖叶，一本书开着，但读书之人早已坐不住，弃书而奔自然去了。此帧有景而无人，匠心别具。

K 书的页码极度简化，画码即是页码。K 是一个把艺术的完整看得比书商的陈规远为重要的人。K 的照片下面没有标题，他决不写“图示什么什么”一类说明，因为既已有图，何必文字？然则我这篇文章，岂非多余？有朋友这样对我说：你所写的，并不是 K 的原作，而是存在于你的意识中的读书诸相，你无相可呈，也只好形诸文字。当然这只是他的话。



读 树

DU SHU

 李国文

那时住在东城，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机会较多，后来，随着北京市的向外拓展，我便搬到城外去了。这样，只有在每年的书市，来到太庙，挤到熙熙攘攘的读者群中，买一些想买的廉价书。但热销的摊点，往往难以与年轻人比赛力气，半天下来，也着实劳累，便找个树荫下的长椅歇腿。

过去逛太庙，喜欢读树。树可以读吗？我想这个回答是肯定的。因为一棵树，就是一本书，树和人一样，即使同一品种的，也自有她独特的个性，如果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这世界上也找不到两棵完全相同的树。无论在旷野，在公园，在小院的树木，或是马路的行道树，只要成林，那也是一个形态相异，性格不一，各呈风采，绝非一色的丰富世界。读树如看人，尤其种植在太庙里的松、柏、桧、槐，巍峨庄重，枝根虬结，风姿苍劲，气势不凡，她们矗立在那里数百年，几乎是北京的历史见证人。

如果树能言语的话，一定会涌出沧桑的感叹。所以，细读她每一圈年轮，都能寻觅出皇室的兴衰，民国的变迁，五四的激情，抗日的斗争，以及解放以后新岁月的生活轨迹。古树虽古，可并不因年纪的包袱，而嚣张跋扈，在她周围，许多年轻的后辈树，同样生长得从容不迫。这种上了年纪的大度、宽容，便越发地显出一种分量感、尊严感。但是，树老，和人老也差不多。老人通常行动迟缓，老树通常也就长得很缓慢；老人通常不那么活跃，老树通常也就不是很起劲地生长。那残断的枝桠，萎缩的树干，不太振作的针叶，留下了太多的时光痕迹，好像时间在古老的身躯里凝滞住了，不免给